

人在年輕時所設定的目標可以稱為“五子登科”。以男生來說,是“銀子、車子、房子、妻子、兒子”,以女生來說,妻子改為夫婿,其他各項無異。如果講究男女平等,則兒子與女兒也應一視同仁。

只要社會稍微開放,經濟自由發展,上述目標到了三、四十歲,就可能一一達成。但是,這樣就夠了嗎?有一次,我搭飛機從美國回台北,旁邊坐着一位六十幾歲的乘客。在閒聊中,他談到自己很早就五子登科,後來三個孩子選全部在美國落地生根,讓他成了空中飛人。

但是,現在他覺得自己演變為另一種“五子登科了”,那就是:原本希望在美國的子女家中享受天倫之樂,結果呢?他的英文不靈光,以致成了瞎子、聾子、啞子;他又不曾開車,簡直是個跛子;然後呢?他承認自己這一生的作為十足是個傻子。“瞎子、聾子、啞子、跛子、傻子”也算是“五子登科”,實在反諷之至。

人生是不斷選擇的過程,如果選錯目標,將是難以彌補的損失。英國作家王爾德說:“人生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得不到我想要的;另一種呢?是得到了我所要的。”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得到我所要的”也算是悲劇呢?這不是“心想事成”嗎?非也。因為許多人達

成自己奮鬥多時的目標之後,才發現搞錯了!原來這並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者,自己為這個目標所付出的代價太高,根本得不償失。然而,人生不能重新來過。孔子望着河水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為了降低後悔的幾率,更為了珍惜未來的時光,我們所能採取的策略是:花一點時間,想一想人生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們的生命有“身體、心智、靈性”三個層次。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說:“到我這兒尋求診療的心理病人,大都是身體健康、心智正常,但是並不快樂的人。”我們根據他的說法,可以假定:一個人若想快樂,顯然需要考慮身體與心智之外的第三項因素。這第三項因素可以稱為靈性。

其次,面對身體、心智與靈性,如何正確因應?我的建議是:身體是必要的,心智是需要的,靈性是重要的。請不要責怪讀哲學的人挑剔概念,實在是因為這裡的分辨十分緊要。以身體而言,從身體健康延伸出去,包括一切有形可見、可量化的成就,如“銀子、車子、房子”,以及社會形象。這些都屬於必要的層次,亦即:非有他們不可,但是有了它們還不夠。如果我們把全副精力都投入這個層



## 不能沒有憧憬

得其樂與歷久彌新;在意志方面,則能提陞自主性與自由度,做法孔子的“隨心所欲不踰矩”。至於靈性層次,則是“重要”的,因為它決定了人生的意義與目的。這個層次較為抽象,也較需要個人體驗的配合,所以在此暫不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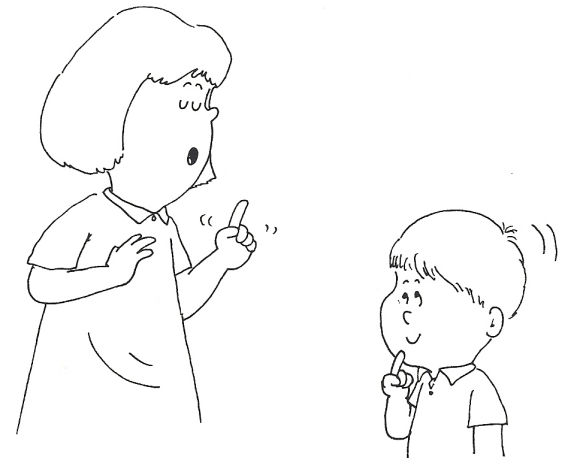
我們不防專就心智層次,來省思人生的憧憬。心智層次最易取得共識的,自然是“求知”方面了。2006年9月我在六所大學(依序是浙大、復旦、北大、北師大、人大、清華)作了系列演講,我提出一個觀點,並且引發了正面的回應,那就是:現代人的學習規劃,最好是“三十歲以前學習儒家,四十歲以後學習道家,五十歲以後學習《易經》”。理由是:儒家強調自我實現與社會責任,道家主張敞開心胸與順其自然,《易經》則引導大家樂天知命與品味人生。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于“真誠”兩字。人只要真誠,就

會覺察內心有一股力量,要求自己與別人之間建立適當的關係。在判斷關係是否是適當時,所考慮的三項要素是:我的內心感受是否真誠,對方的期許是否溝通及瞭解,社會規範是否遵守。這三項要素使我們知道如何“擇善”,然後由此努力朝着“至善”前進。

即使儒家的處世態度,也無法保證社會正義的實現,因此人到四十歲以後就應該學習道家。道家的要旨在于從道的角度來看待一切(包括自己的遭遇)。而所謂的“道”即是整體。在整體之中,得失成敗可以消解于無形;在整體之中,很容易孕育一種審美的眼光。因此,學了道家之後,可以“順人而失己”,“外化而內不化”,享受與道同游的樂趣。至於五十歲以後,不妨學習《易經》。《易經》是“依天道以應人道”,要我們明白自己的時勢處境與特定位置,對於吉凶禍福可以瞭然於心,進而在理解了變化的原則與規律之後,可以順勢而行,趨吉避凶,並且致力於修養德行,由改變自己的心性而改變既定的命運。

人生不能沒有憧憬,以上所述有關儒家、道家與《易經》,都是我們自身文化的精華,是先人的智慧在千錘百煉後所傳下來的珍貴資產。學習的過程並不容易,但是正因為困難,所以值得一試。面對這樣的挑戰,就會帶來一些憧憬,而這絕不是有形的成就就可以提供的。傅佩榮



## 聽媽媽的話

很多投資者在一段時間中的好的投資成績不是因為他們的投資技巧有多高明,而是因為偶然的運氣。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偶然性對一個孤立的投資者來說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實際上,我就是屬於這一類,從2007年到現在我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成績一直領先于平均成績,但這都要歸功於我媽媽。

在2007年年中的時候,媽媽問我:“你為什麼還不買房結婚?”

“現在股市正在漲呢!”

“那你賺了錢為什麼還不買房結婚?”

“股市還會再漲。”

後來的情况是,我媽趁我出差的時候為我挑了個房子並且付了定金,然後打電話通知我,讓我還她定金的錢,並且準備首付款。這事當時把我氣壞了,但又無能為力,只好賣了大部分的股票。事情發展到後來,我因此躲過了2008年的股災,留住了大部分從股市得來的現金。與此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2009年。

為什麼我媽的市場感覺屢屢能超過市場?恐怕其中很大的因素也是運氣。不過,其中也有一定必然性。

投資者在市場好的情況下,往往會沉浸在一種持續的樂觀中,他們相信景氣一直會持續,相信自己的投資方式高人一籌或者自己投資的公司會在很長一段時間保持盈利的高增長。其實在事後看來,投資者的投資水平往往接近于市場平均水平。而他們的樂觀情緒卻破壞了他們的投資業績。

而投資者之間的情緒交流往往是正向的,比如,在市道比較好的時候,投資者之間的交流會傾向於增加投資信心,這讓人們更喜歡忽視風險;在市道不好的時候,人們的交流又會傾向於加強悲觀情緒。

與媽媽們的交流和投資者之間的交流卻有所不同,她們的優勢在于:1. 媽媽們和投資者間不需要為了保持友好的氣氛而贊同你的意見;2. 媽媽們和其他投資者不一樣的是,她們會更在乎你的財富安全程度,因為那些錢關乎到她們的養老;3. 她們的想法並沒有被市場情緒所左右,並且保持着樸素的獨立性。

有一本著名的書,叫《股票作手回憶錄》,這本書著名大概是因為他的主角是曾經在華爾街名噪一時的投機者利弗莫爾。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其實非常無聊,基本上是利弗莫爾在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我賺到了!”、“不好,我又賠了!”、“我又賺到了!”……其中只有一個橋段對投資者稍微有點提示作用,那就是利弗莫爾在投機賺到2萬美元後,回家把這件事告訴了媽媽。他的媽媽,很驚訝二流子的兒子能賺這麼多錢,並勸兒子說:“你應該找份正經工作來做。”

利弗莫爾最後的結局是用大左輪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遺書中寫道,“我的一生是個悲劇!”——聽聽媽媽說什麼,再思考一下。看來這個事強調多少次都不過分。崔鶴

16歲那年,我考上了全縣城最好的高中。聽人說,考上這所學校就等於一只腳邁進了大學。父親欣喜不已,千叮嚀萬囑咐,希望我將來能考上大學,將來坐辦公室就不用下地種田了。

恰巧這時我家在縣城的一個親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們想讓我父親去幫忙照看一下房子,還給父親建議說在縣城養豬是條致富路子,因為縣城人多,消費水平也高,肯定比農村賣的價錢好。父親欣然答應,一來這確實是個好法子,二來在縣城還可順便照顧一下我。

等我在高中讀了一個學期後,父親在縣城也壟好了豬圈,買來了豬崽。我平時在學校住宿,星期六的時候就去父親那兒過夜,幫父親照料一下小豬,好讓父親騰出時間回家去推飼料。

豬漸漸長得大起來,家里的飼料早已吃了個精光,親戚送給我們家的飼料也日趨減少。買飼料吧,又拿不出錢來,父親整日顯得憂心忡忡。

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籌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飯時,發現許多同學常常扔饅頭,倒飯菜,我突然想到,把這些東西拾起來喂豬不是挺好嗎。

我回去跟父親一說,父親高興得直拍大腿,說真是個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饅頭剩飯。

我為自己給父親解決了一個難題而竊喜不已,卻未發現這給我帶來了無盡的煩惱。父親那黑乎乎的頭巾,臟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時成為許多同學取笑的對象。他們把諸如“丐幫幫主”、“黑橡膠”等侮辱性的綽號都加在了父親頭上。

我是一個山村里走出來的孩子,我不怕條件艱苦,不怕跌倒疼痛,卻害怕別人的歧視。好在同學們都還不知道那是我的父親,我也儘量躲避著父親,每到他來時,我就離得遠遠的。

但我內心害怕被別人識破和歧視的恐懼卻日復一日地劇增。終於有天我對父親說:爹,你就別去了,甭叫人家知道了,會嘲笑我……

父親臉上的喜悅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親的煙鍋一紅一紅的,良久父親才說:我去還是去吧!不和你打



## 拾饅頭的父親

看着鏡子里有些渾濁的眼睛,開始稀疏的發際,深深皺紋的眼角,想到的只能是人到中年。不是那剛剛過三十,就迫不及待聲稱人到中年的矯情,多年前自己也這麼過。而是的確確,真真實實地人到中年。看着街上不時飄過的青春時尚,活力四射的俊男靚女們,投去的永遠只能是羨慕。

年少時看過《人到中年》這篇小說,少不經事的我,不懂,也不理解那時中年知識分子外有任務,內有壓力的困境,畢竟寫的是父輩們的事情。事過境遷,多年以後的我們,重複著父輩曾經的歷程,在異國他鄉寫著各自的人到中年。同父輩們相比,至少我們是幸運的,我們是站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在盡必須盡的義務——交稅,在干想干又必須干的事情——掙錢。不用看別人的臉,不用beg任何人,挺起胸,這是多年來我的老外同事教我的。

外有任務,what's that. 我不懂,也不理解,這輩子也不會再有機會去經歷。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或如我一樣,還沒想明白,就已站在加拿大的土地上了。當知道同學,甚至自己的學生成為精英專家,自己充其量是一個技術藍領,或許是位另類“磚家”,反差和失落,誰也不能躲過這個坎。中年人的豁達,阿Q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麻醉劑),打醬油心態,我不是真正的猛士,但我已能笑臉相看。對我來說,頭等大事就是在公司按時打卡,準時把Check帶回家,去付那永遠付不完的

Bills。能做到今天這種豁然,其實是一種對過去的割捨,是一種對過去的漠然,是一種對過去的存封,已經逝去的歷史沒有必要耿耿難忘。”中

就是中間那位,介于老和小之間,也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也就是所謂的內有壓力,這就是生活,到哪都不能豁免,依然需要的是豁達,阿Q和打醬油心態。Enjoy life,也應enjoy那酸苦辣。永遠不會忘記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6.75元的夜班工,萬重山之後的平湖明月,當拜生活所賜。曾和一位已是中國一所頂尖大學的教務總長同學聊天時說,我有一樣,你們比不了,兩個兒子。我有點阿Q,但是實情。我為我的兒子們驕傲,我為我的生活自豪,我尊嚴地生活著。

記得剛來時,一位老字號老移民和我笑談加拿大夢,兩個孩子,一所獨立House,兩輛車,一只狗,一條船。有人奮鬥了二十年去喝咖啡,我用十年來圓夢。我喜歡狗,喜歡它的忠誠和機靈,但一想到還有那么多要做的事,十幾年的承諾實在是太重了。船,不是很感興趣,更喜歡在蒼茫大地上,開車逐夕陽的感覺,因為從小就有一個願望,想知道夕陽那邊的國家。夢的初級階段,狗,船,只是錦上添花,來日放長。我有一個巨大的,非常Private的Backyard,夏日的傍晚,兩三罐啤酒下肚後,最喜歡干的就是在我自己親手建的大Deck上,鋪上墊子,躺在上面,和兩個兒子說著只有我們爺叁才懂的話,看著天上漂浮的白雲,飛過的飛機,滑過的鳥們,說實話,神馬都是浮雲。微人



## 人到中年

很難看,但終究沒說什麼。第二天,我挾著風雪沖到了學校,坐在了教室。家長會開始了,鼓掌聲和歡笑聲不斷,我卻一直焉焉呆呆,心里冰涼得厲害。父親啊,你為何偏偏是一個農民,偏偏在我們學校拾饅頭呢?我無心聽老師和家長的談話,隨意將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親,我拾饅頭的父親正站在教室外面一絲不苟地聆聽老師和家長們的談話,他的黑棉襖上落滿了厚厚的積雪。我的眼淚就嘩嘩地流了下來。我衝出教室,將父親拉進來,對老師說:這是我爹。掌聲一下子如潮雷動……

回去的路上,父親仍挑著他撿來的兩桶饅頭和飯菜。父親說:你其實沒必要自卑,別人的歧視都是暫時的,男子漢,只要努力,別人有的,咱們自己也會有。

以後,同學們再也沒有取笑過父親,而且都自覺地將剩飯菜倒進父親的大鐵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親送我來省城讀大學。我們鄉下人的打扮在絢麗繽紛的校園里顯得那麼紮眼,但我卻心靜如水,沒有一絲怕被人嘲笑的憂慮。我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歧視總是難免的,關鍵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親說的那樣:別人的歧視都是暫時的,男子漢,只要努力,別人有的,咱們自己也會有。鄧為

招呼就是了。這些日子,正是豬長膘的時候,不能斷了糧的。

我的淚就落下來。對不起了父親,我是真心愛你的,可你偏偏是在學校里拾饅頭,我怕被別人看不起呀!

接下來的日子,父親繼續拾他的饅頭,我默默地讀書,相安無事。我常常看見父親對著張貼成績的佈告欄發呆,好在我的成績名列前茅,可以寬慰父親的,我想。

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績排在了年級前三名,而且還發表了許多文章,一下子名聲鵲起。班里要開家長會,老師說,讓你父親來一趟。

我的心一下子就涼了,我不知別人知道那拾饅頭人就是我父親時會怎樣嘲笑我。伴著滿天風雪回到家,我對父親說:爹,你就別去了,我對老師說你有病……

父親的臉色